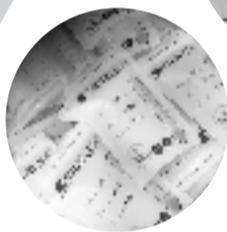


今天是中国母乳喂养日。随着持续的推广和普及,国内越来越多的年轻妈妈开始意识到母乳喂养的重要性。她们突破种种现实阻挠,加入母乳喂养的队伍中。本报记者采访了一群特殊的“背奶”妈妈。她们跨越数千公里,每周跋涉十多小时,把母乳带回家。对她们来说,运送母乳回家,不仅是为了喂养孩子,更重要的是想与孩子在一起。

从北京到福州,每周跋涉 10 多个小时运送母乳

“背奶”妈妈:跨越两千公里的母爱

每个保温箱内平铺着近 200 个储奶袋。



茜茜的每个储奶袋上,详细标注着容量和泌乳时间。

茜茜装满母乳的保温箱。

本报记者 张蓉

周五晚,北京首都机场人流不断。8点左右,27岁的茜茜(化名)一手拉着行李箱,另一手扶着推车,加入步履匆匆的人群。手推车载着两个36L保温箱。在每个不足半米长的蓝色保温箱内,上下双层的低温冰袋中间,平铺着近200个形状规整的储奶袋,上面详细标注着容量和泌乳时间。

7个多小时后,茜茜搭乘的飞机,将抵达老家福州。深夜时分,她就能带着母乳,回到女儿身边。自从去年3月,产假结束回京上班后,茜茜就开始了这趟周而复始的背奶行程。为了让女儿吃上足够的母乳,每隔一至两周,她就趁着周末,将母乳从北京背回近两千公里外的福州。

从女儿4个月大直到一岁,茜茜的这项“背奶运动”持续半年多。

这不是她一个人的选择。在因购买保温箱而结缘的宝妈群里,茜茜惊讶地发现,有近千位妈妈和她一样,正因各种原因背奶。

随着微信群的人数不断达到上限500人,母乳运输箱卖家高飞(化名)已为“背奶”妈妈们开设起第四个微信群。而因为有着丰富的“背奶”经验,茜茜被高飞特意从三号群邀请进了新的四号群,与新手妈妈交流经验。在这个群里,还有四成的人像茜茜一样,每周都要坐高铁或飞机,将母乳千里迢迢运回老家。

要在机场经过层层关卡 背奶前还需演练一番

“这是什么?”在机场,从进第一道门开始,茜茜就经常面对这样的提问,“在正式办理托运前,我都不敢把保温箱封住,以防工作人员要求拆包查看。”

在打包服务处接受查验,在危险品通道办理托运,经过层层关卡后,母乳才能跟随茜茜登上飞机。尽管早已经验丰富,每次登机前,茜茜还是会焦虑地向航空公司申请优先行李。

下午不到6点,从北京的出租房启程,跟着出租车到达北京首都机场,等待两个小时后,再在空中飞行两小时,跨越近2000公里到达福州长乐机场。再经过两个多小时一路奔驰……长途跋涉10多个小时,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多,茜茜的保温箱才能顺利抵达女儿身边。

只有供奶超过宝宝的需求 我才有安全感

孩子不在身边,无法亲喂,为了保证按时泌乳,每天茜茜都给自己设定十几个闹钟。“每隔三小时就要吸一次奶,我担心如果把时间拉长,奶量就会减少。”茜茜一天产1000ml母乳,这早超过了女儿的食量。

即使随着后期辅食加入,女儿需要的母乳量越来越少,但对茜茜而言,如果奶量只是刚刚够用,自己就会很焦虑,“只有供奶超过宝宝的需求量,我才有安全感。”

一开始,由于奶量不足,茜茜曾特意将正常半小时的泌乳时间,延长至一小时,没想到导致乳房红肿。“有段时间,每当吸奶闹钟响起来,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。”但如果不及时挤奶,也会引发乳腺炎等各种问题。

身为公关,茜茜的工作并不轻松。每天,她要背着背奶包上班,随身携带各种设备。“在公司至少要进行两到三次吸奶,然后放在公司冰箱里。”

对茜茜来说,最煎熬的是,每天凌晨三

再胖再尴尬 她们从没中断背奶的念头

一个哺乳妈妈,太能觉察到公共环境的不友好。“洗手间很小,占用太长时间也不方便。”无奈之下,茜茜只能在座位上,把哺乳布盖在身上完成吸奶,“挺不好意思的,但好在我坐的都是晚上的航班。”

夜行航班上,吸奶器有节奏地一张一翕,时而颠簸的气流,掩盖住了机器发出的微弱声响。

小婴儿在身边的母亲,可能因为照顾孩子而睡眠破碎。而背奶的大半年里,茜茜也常常睡眠严重不足。

“特别是运奶的周末。周五晚上到福州老家,已经凌晨三点了;然后周日晚再坐10

“我很怕冷冻的母乳在途中会化掉,所以希望尽量缩短运输时间。”茜茜解释,“冻奶一旦化了,需要在24小时内食用。如果反复冷冻,营养价值会大打折扣。”

和茜茜一样,许多“背奶”妈妈在运奶前也会有些忐忑。去年5月,第一次尝试将母乳从出差地运送回重庆的前一天,32岁在重庆从事医疗器械推广工作的诗雅(化名)还特意演练了一次。

“争分夺秒地把50多袋母乳从冰柜里拿出来,摆放进20L的保温箱,再铺上冰袋,录视频给售卖保温箱的老板看。”运奶当天,诗雅用纸盒给保温箱打包后,又不放心地在外壳写上几个大字——“冷冻母乳,轻拿轻放。”

“一箱母乳承载我们好多心血。一旦途中化了,会很心疼。”诗雅感慨说。

四点,她也不得不从睡梦中起来吸奶。“一开始,半夜吸完奶,再将母乳放进储奶袋,完成清洗、消毒,四五十分钟过去,我就睡不着了。”

茜茜的半夜吸奶,坚持了三个月,诗雅则持续得更久,直到儿子10个月大后,她才逐步减少吸奶次数。

诗雅在重庆从事医疗器械推广工作,“忙起来时,每周都要出差,基本只有周末才回家。每次出差少则两三天,多则一两周。”

为此,诗雅先后买了四个不同规格的保温箱。它们陪着诗雅走遍云贵川渝等各地。有时,诗雅甚至直接背着保温箱去见客户。每天,她会根据工作安排,计划好第二天的吸奶时间,在医院、商场、车站、高铁、飞机等各种场所,完成这个操作。忙起来,她只能把吃饭的时间节省下来,“吃饭随便扒两口就行,但完成吸奶流程的整个操作,至少要半小时。”

点的飞机回北京,到家也凌晨1点多了;第二天还要早起上班。”

茜茜说,那段时间,自己压力很大。白天容易犯困,但她还是非常害怕影响工作效率,因为不想被别人用有色眼镜看待。

诗雅也有着类似的担忧,“有时,在出差或开会中途,我不得不溜出去吸奶,会担心老板或客户对自己有看法。”诗雅说,牺牲的不仅是睡眠,还有身材。为保证奶量,她特意吃各种有营养的食物,体重一度噌噌上涨了10多公斤。

尽管严重影响自己的生活节奏,但在宝宝一岁前,她们从没有中断“背奶”的念头。